#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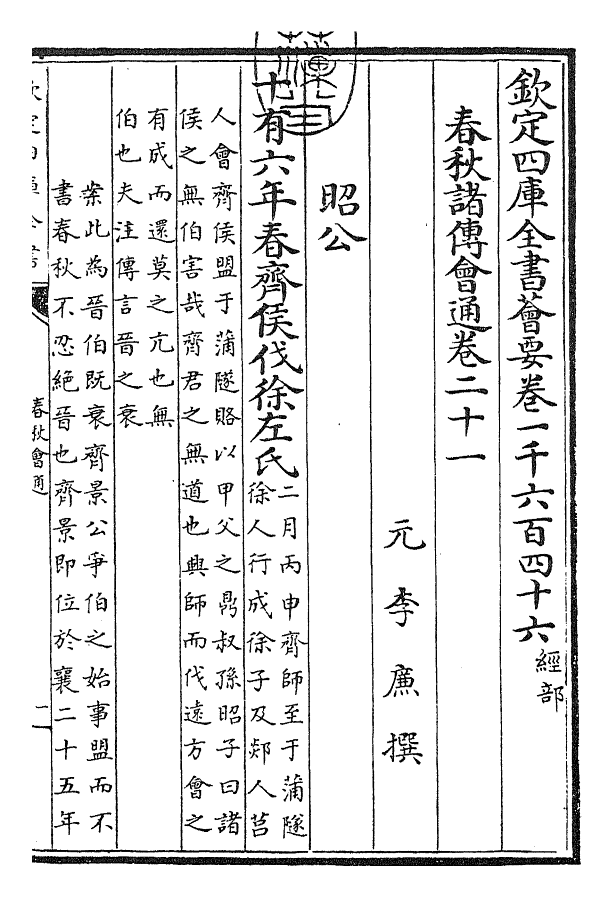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一

元 李廉 撰

## 昭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左氏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注傳言晉之衰

案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盟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即位於襄二十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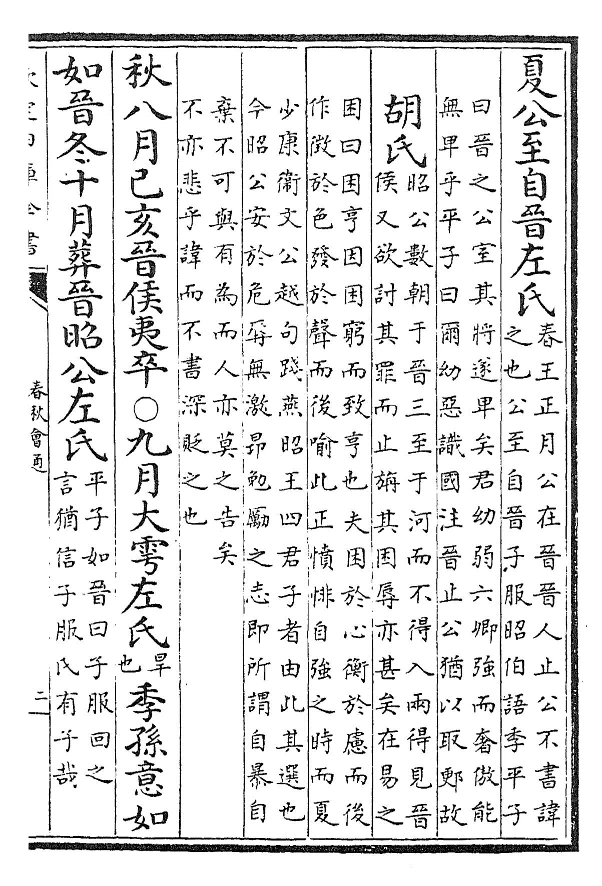
令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後晏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其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則景公之自治踈矣乃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伯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賄故不克有功於齊於是亦坐視而莫校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蠻公作曼蠻城在河南新城縣

**左氏**楚子聞蠻氏之亂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注質信也

**公羊**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注顧以無知薄責之

**胡氏**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虔欲滅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夏公至自晉左氏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注晉止公猶以取鄆故

胡氏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句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令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左氏旱也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左氏平子如晉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案晉昭立於昭公之十年在位日淺僅有厥慭平丘之會其餘則再代鮮虞而已李氏曰晉至平昭伯事陵遲隳廢春秋所書皆錄變之大者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政在侈家賢者壅棄此其所以削弱不亢歟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晉祁午數當時之功如此然內有變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伯權大強而王政弱文襄以後王政不必論矣惟恐伯權之不能強也權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則下強而上弱中國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則夷狄強而中國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賤而分之雖三尺之童弗為豈有尊為邦君而授權於大夫此溴梁之會平公所謂內有變而不知者也人欲自毀藩籬揖仇讎於廡下而與之盾權此不待智者而

知其不可豈有身主夏盟而授權於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謂外有患而不悟者也蓋世有苟道自便者媮於及身之謀而忘乎後日之害平公則謀出於身而害見乎身何其謬歟溴梁之事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再讀舊書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此皆身致之也至于昭公之政則又微矣僅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於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為晉君臣者改物厲志憤悱驚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方未覿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

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駕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附錄左氏 晉韓起聘于鄭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子太叔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吾子何愛一環以取憎於大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韓子買諸賈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韓子辭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左氏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賦菁菁者莪昭子曰

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左氏**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公羊作賁公穀並無之字

左氏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九月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

胡氏林父之於路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寀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

以圖強伯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陳氏**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宋衛陳鄭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注大辰房心尾也彗狀似帚光芒孛孛然**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注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為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主宋南里以亡**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注謂濫于倉龍之體不獨加大火**胡氏**心為明堂天子之象

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因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張氏** 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也

案書孛三此年及文十四哀十三又哀十四年冬有星孛

##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水戰也

**左氏**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戰于長岸司馬

子魚先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注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

**公羊**

詐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注俱無勝負

**胡氏**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材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陳氏**

此楚令尹陽匄也書人吳公子光也

書國略之也楚之君大夫不見於春秋者十八年而吳入郢吳昭公之春秋莫辨於吳楚也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則以吳楚敵言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氏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火作鄭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

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遂不與亦不復火**公羊**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案左氏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産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鄅妘姓國在瑯琊開陽縣**左氏**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左氏**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

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左氏**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胡氏**案左氏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圍與取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氏**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公羊**注蔡世子般弒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弒爾非實弒也**穀梁**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

其位以與其弟𢓕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胡氏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

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闢而闢之以為禽獸逼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意矣 張氏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師師伐莒左氏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 冬葬許悼公

**公羊**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止進
藥而藥殺也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
盡也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
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
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
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 **穀梁** 曰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
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
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
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
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胡氏** 何以書葬穀梁子曰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
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大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
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

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案春秋加趙盾弑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弑君訓人以子道也二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止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春秋不得不終誅之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之説而疑止真弑父則又恐未可以一家一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

附録左氏是年楚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作夢 鄸穀左

氏疏賈逵曰前此以鄭叛也叛不告故不書是言既以鄭叛又從鄭而出也鄭不係曹者大都得以名通

**公羊**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 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注專者能專制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

**胡氏**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

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茍有善焉斯進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

案此條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公羊皆以為叛然經既不書叛且既叛則不應書公子故公羊有為喜時諱之說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大傷教矣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與不要其君者臧武仲之智猶據防以求後是以孔子譏之以謂其罪與不孝非聖者均也

故深察公孫歸父之至笙奔齊公孫會之自鄸奔宋其賢於臧武仲遠矣降而無憾憾而能眕惟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葢本穀梁而胡氏亦取之然公孫會之書例之公子慭可矣胡氏亦以為為賢者之後進之似鑿

##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左氏**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葢獲之門外宗魯驂乘及閎中

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齊氏射公公如死鳥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公入殺宣姜賜北宮喜謚曰貞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注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

**公羊** 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惡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

**穀梁** 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胡氏**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豹為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鄭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

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案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為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恐其說亦是其罪衛侯之說公穀何氏

得之諸家皆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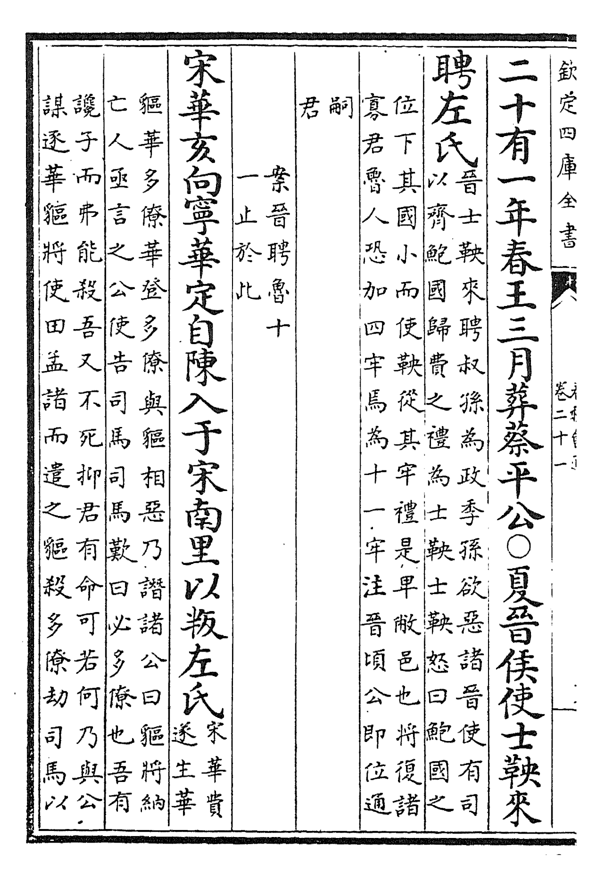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左氏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而殺之夏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城等出奔鄭與華氏戰于鬼閻敗于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附錄左氏**是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疏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也

**左氏**楚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大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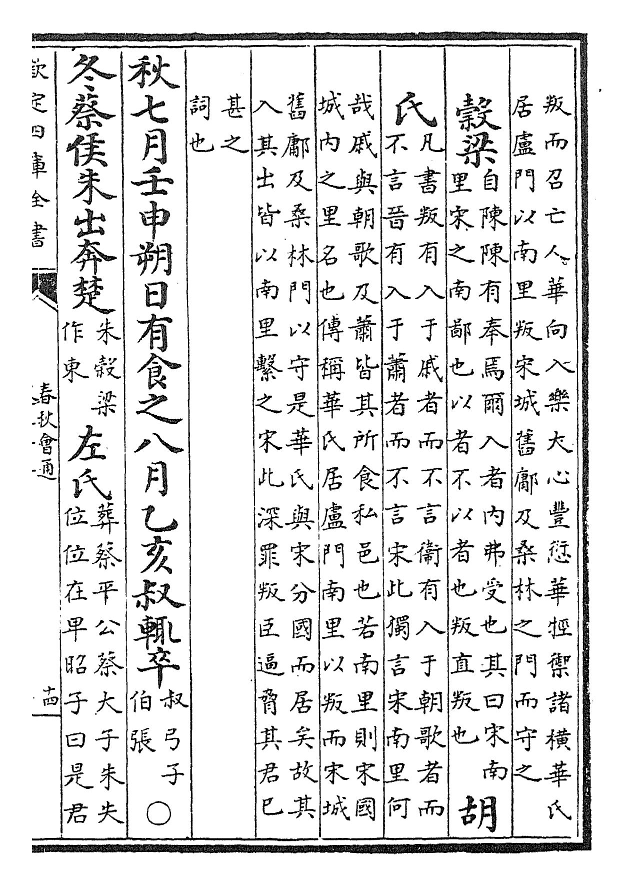
**左氏**鄭子產卒子大叔為政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注晉頃公即位通嗣君

案晉聘魯十一止於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左氏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多僚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貙殺多僚劫司馬以





叛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横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穀梁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内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氏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哉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子伯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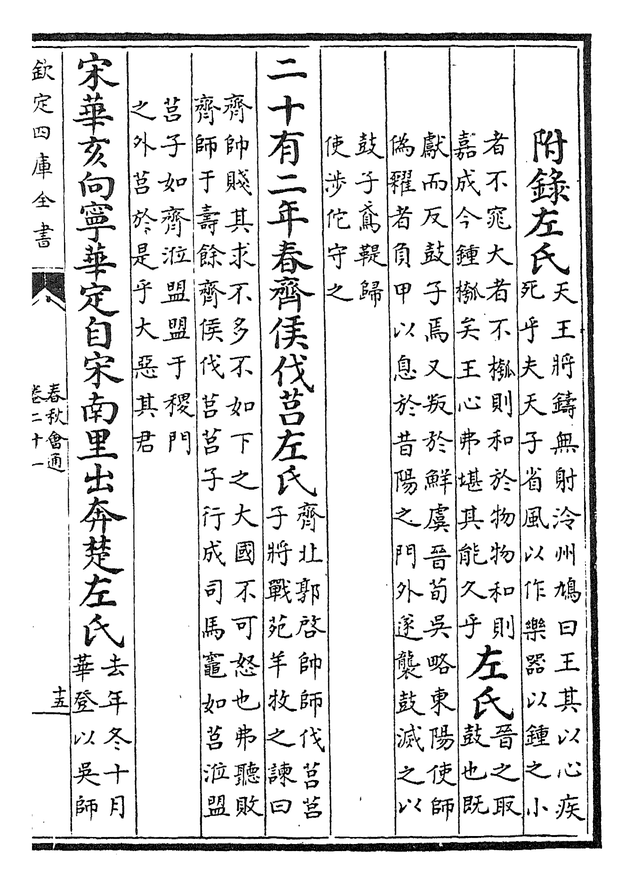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左氏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曰是君

也必不終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費無極取貨於東國廬弟朱叔父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羊注出奔者為東國所篡也

案朱為蔡侯廬之子東國為廬之弟左氏傳詳矣然經文於此年書朱出奔楚而二十三年書東國卒于楚故穀梁以朱為東字而指為一人其說曰東者東國也王父誘而殺馬父執而用馬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此說無据不可取

公如晉至河乃復左氏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附錄左氏 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鍾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左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馬又叛於鮮虞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左氏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左氏 去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子祿御公子城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既許之矣至是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

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穀梁** 自宋南里者專也

**胡氏** 宋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蠻夷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逐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衞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陳氏** 書奔言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甚矣書歸者趙鞅也

#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胡氏**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大意在權臣專

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而文公遂伯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許氏曰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張氏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咸彊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與上下相與以樂慆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案此條許氏最得之穀梁以秋蒐為正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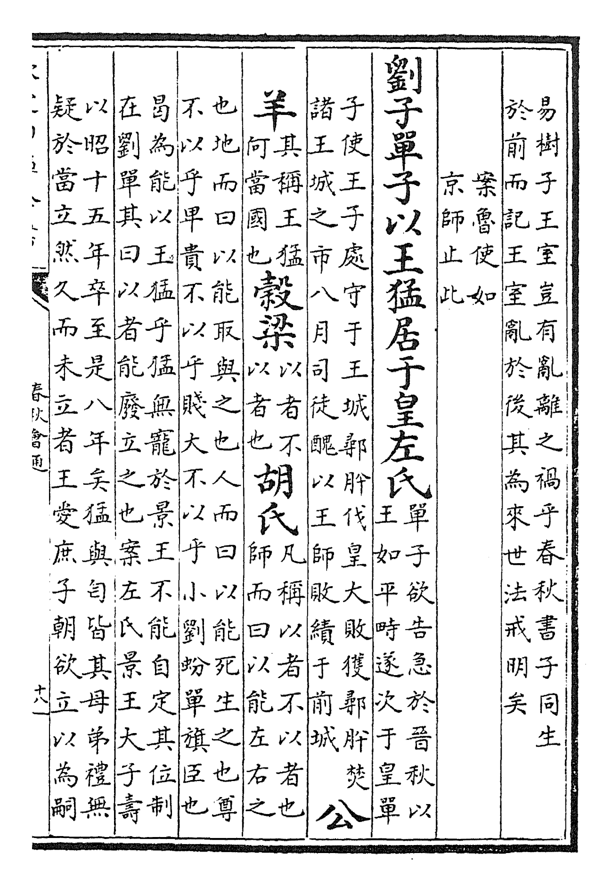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景王也襄二十九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敬王立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鞅叔弓子

左氏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狄事單穆公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悼王猛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

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劉單奔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鞻延定稠八子靈景族子朝奔京丙寅伐之劉子入于王城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公羊**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胡氏**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治外者先治內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識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



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於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案魯使如京師止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左氏**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以王如平時遂次于皇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公羊**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服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蚡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

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强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無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陳氏　以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王在喪雖逾年猶未稱王也此遂稱王何成猛之為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在郟鄏今河南張氏曰平王東遷即都此春秋謂京師指此　左氏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劉以王師敗績于郊　胡氏　猛未逾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

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逾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之深戒

**陳氏**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凡以非順詞也以號公鄭伯晉侯不言以則非子二子也非子二子則以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則二子有不得已焉爾而非其罪也然則以劉單為功不逮鄭號則可以為罪則濫罰矣是故殺子朝于楚僭覦率子朝以作亂敬王嘗處於姑猶逾年卒克之子朝不書殺天王不書出是予劉單以復辟之誼也

案此條公羊以入為篡詞穀梁以入為内弗受例皆不通其實亦難詞也陳氏說劉單之功過極是但鄭號事不經見未知春秋果予之否

**冬十月王子猛卒**月誤

**左氏**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伐京毁其西南注未即位不稱王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疏未成為君繫父言之故

**陳氏**未逾年之君雖有謚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中雖謚曰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為不成君也王猛矣其曰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辯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辯也是故成之為君則稱王猛

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為王子猛不成之為君則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為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其實而已矣

案公穀皆以子猛而薨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長歷推校當是癸卯朔

周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公作舍

左氏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

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乃館諸箕舍子服回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其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 晉人圍郊左氏

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

庚戌還注二師王師晉師也郊鄩子朝邑

**胡氏** 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張氏** 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閒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案公羊注以郊為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係于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但圍溫不見經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左氏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氏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公羊逞作楹穀作盈左氏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

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從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詞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胡氏**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

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爾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左氏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劉子代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

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子必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注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尹氏周世卿尹文公圉

**公羊**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 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氏**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

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陳氏** 書居黜子朝也言尹氏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

案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之詞也子朝之立書尹氏募立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有疾上再有公字

**左氏**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

**穀梁**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疏公之如晉四不得入

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

**胡氏** 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附錄左氏** 楚大子建之母在郥召吳人而啓之吳大子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縊於薳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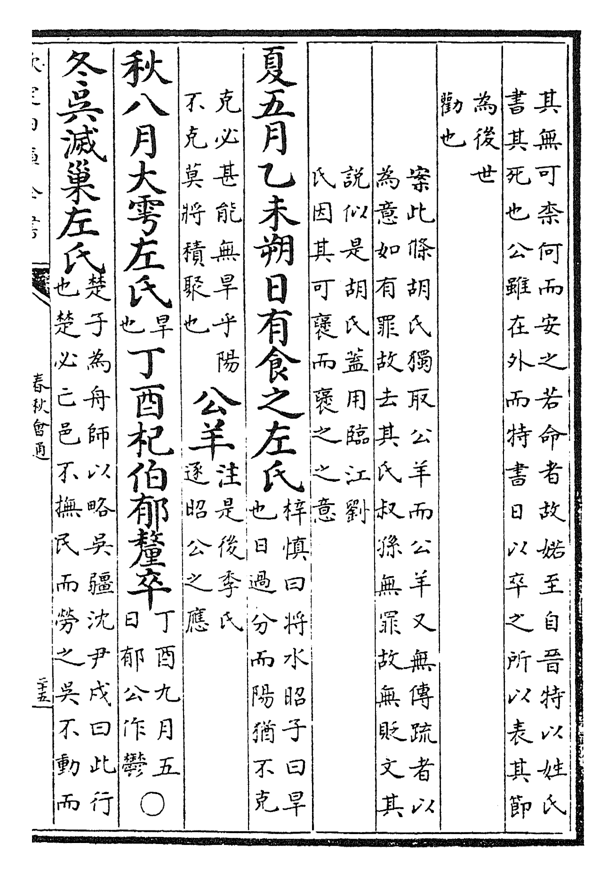
**左氏**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國焉用城昔

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也○叔孫婼至自晉左氏穀梁無叔孫字

左氏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注婼行人故不言罪已

胡氏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婼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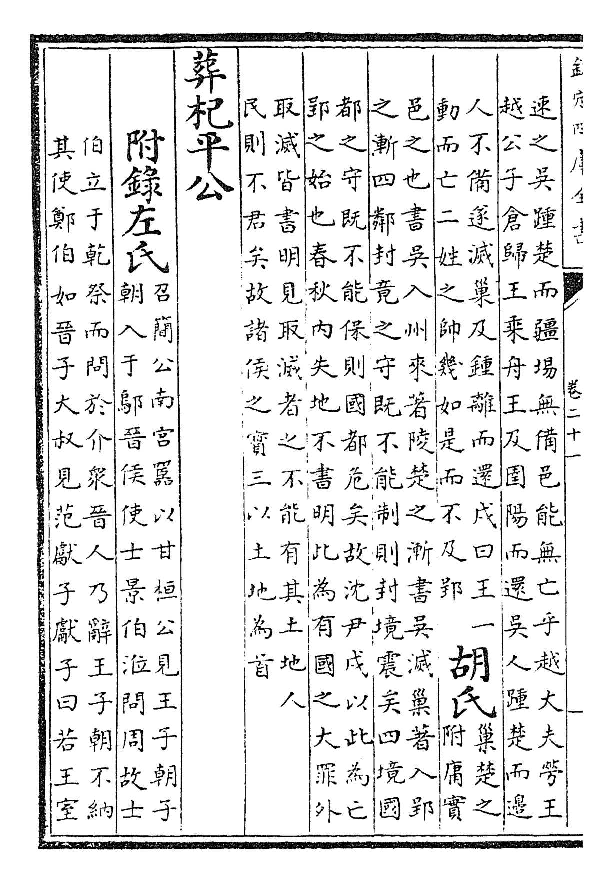
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者故姑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案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氏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公羊注是後季氏逐昭公之應

秋八月大雩左氏旱也丁酉杞伯郁釐卒丁酉九月五日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左氏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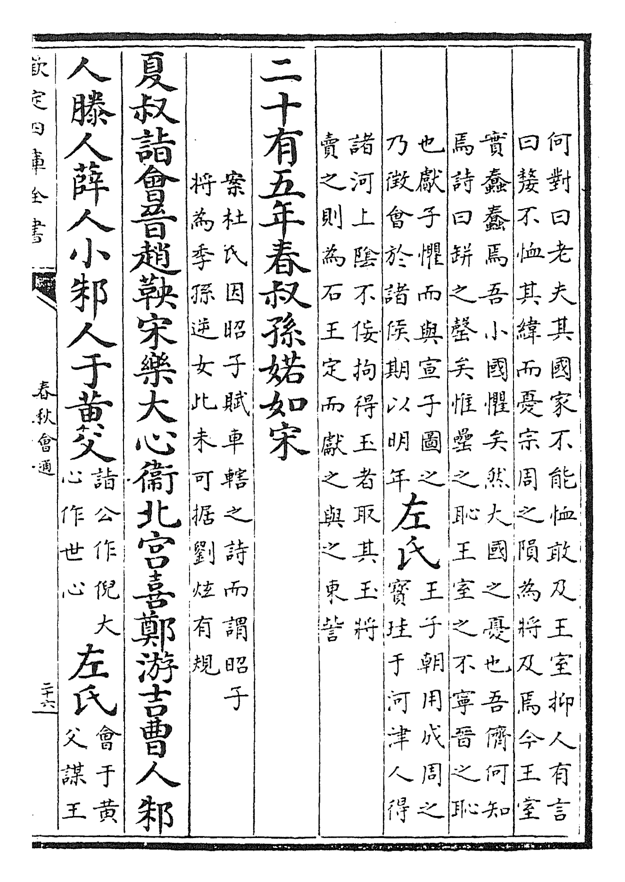



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勞王越公子倉歸王乘舟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戌曰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

胡氏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竟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附錄左氏 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子朝入于鄔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左氏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案杜氏因昭子賦車轄之詩而謂昭子將為季孫逆女此未可據劉炫有規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詣公作倪大心作世心 左氏 會于黃父謀王

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胡氏**案左氏謀王室也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蚡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有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案晉頃公之編止此與二十七年扈二會

**有鸜鵒來巢**鸜穀作鸜音權

**左氏**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鸜鵒猶權欲運斗樞曰來巢于榆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注劉向曰去穴而巢北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

**胡氏**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或曰此公子宋
有國之祥也
案左氏疏鸜鵒北方之鳥南不踰濟今大河以北皆有之公穀以為自夷狄而來非中國之禽者非也而張氏獨曰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馴至大亂則鸜鵒來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如此則又以為南方之禽矣鄭氏於冬官依違其說以為無妨於中國有之蓋礙於公穀也惟謝氏以為鸜鵒野鳥來國中為巢公室政治荒蕪久矣此亦不敢從諸家南北之說也○案記異書有者有年二有星孛三有蜚一有蜮一有鸜鵒一○案經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而爰居止魯東門則不書者蓋

時魯人以爰居為祥故不書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下辛二十三日也

左氏再雩旱甚也疏不書辰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又雩不言大者又見其重上事亦大雩也　公羊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季者有中之詞也又有繼之詞也

胡氏左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

行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鑑

案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公羊之說劉氏不取何休又言日為君辰為臣壬辰者逐季孟之意皆迂妄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穀作乙陽公作楊齊魯竟上邑

左氏季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申夜姑相其室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與夜姑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

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

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注公若即公亥與公鳥皆平子庶叔父公甫公之平子弟公為公果公賁昭公子懿伯子家羈冰箭筩蓋可以取飲季姒公鳥妻

**穀梁**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氏** 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

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齊南祝阿縣東

左氏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公羊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

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菑周垺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宇幦車覆答

**胡氏**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詞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詞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案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左氏**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

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案劉氏曰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於其至自晉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胡氏主此說夫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儻正毆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柰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此意林所為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

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知其䰟魄之去矣何待於祈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左氏**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已亥卒于曲棘**公羊**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邡公也注邡當為訪謀納公也**胡氏**案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左氏**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注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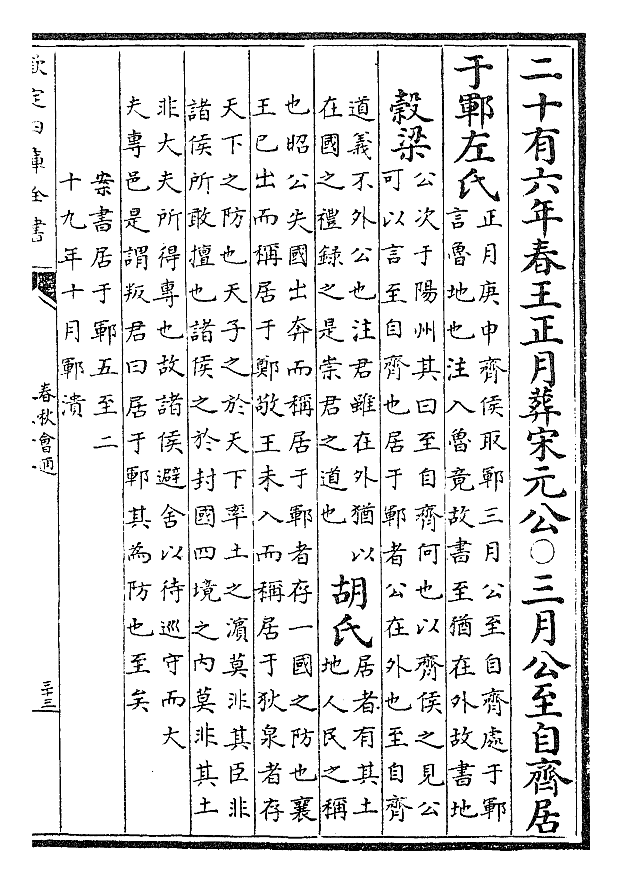
不成圍

公羊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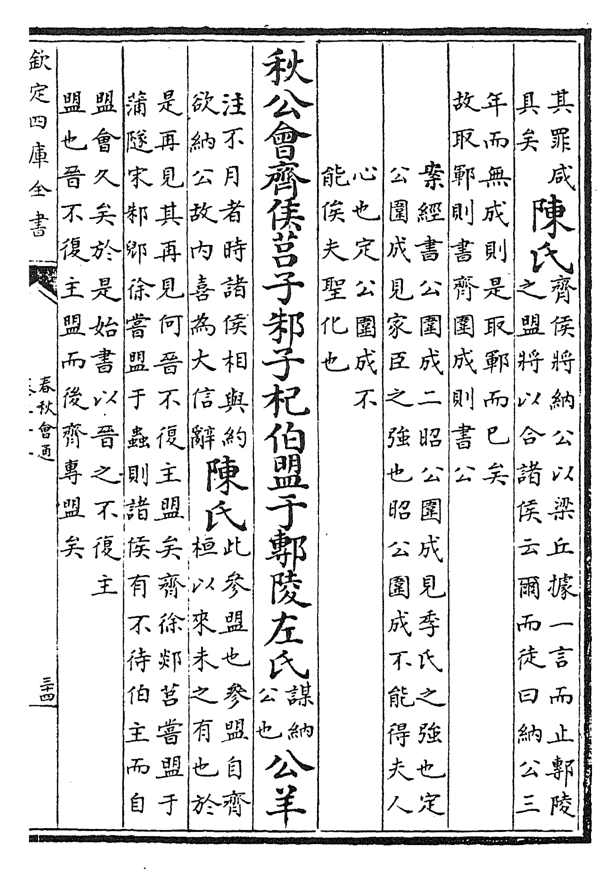
穀梁　取易詞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胡氏　鄆魯邑也直稱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失臣道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案胡氏之說本程氏呂氏以為譏齊侯之忽遠略者亦得之謝氏曰唁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然書齊侯則異乎濟西讙闡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為齊侯有脩伯討不登叛人之意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注入魯竟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言魯地也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注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之是崇君之道也
胡氏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濵莫非其臣莫非其土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案書居于鄆五至二十九年十月鄆潰

夏公圍成左氏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適齊師貨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恐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穀梁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胡氏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





其罪咸具矣陳氏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案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強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強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侯夫聖化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左氏謀納公也公羊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為大信辭陳氏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宋邾郳徐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案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為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穀梁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平王左氏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今洛陽左氏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十月王起師于滑十一月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

二月王入于莊宮注莊宮在王城䟽自居狄泉以來劉單夾以東西雖不出王畿而居無定所此時始得入于成周遂以成周為都

**公羊** 成周者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注上言天王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篡但起其難前王城為西周故天下因謂成周為東周

**穀梁** 周有入無出也

**胡氏** 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陳氏** 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為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入無足諱焉爾

案東萊呂氏曰王城今河南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成周今洛陽周公營卜都以遷殷頑民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

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然案左氏則十月入成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杜氏於三十二年請城成周下方注云敬王徙都成周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

#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氏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凡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

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之曰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胡氏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

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期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馮寵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鑑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案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言在外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公子光闔廬立左氏吳子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

師聞吳亂而還　胡氏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以光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者矣故君存則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閒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閽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作郄　左氏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惡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令尹好甲兵子出之令尹至必觀之

從以酬之及享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令尹遂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國人弗爇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注宛字子惡

張氏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而莫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其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罪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

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

胡氏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張氏許氏曰無貶詞者以令戍周也伯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微而救亂也

案列國大夫自相會者止此一條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邾快來奔穀梁注自此已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譏也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略其氏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

附録左氏楚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

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晉竟內邑

左氏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穀梁公在外也不得入于晉

注張氏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窮辱甚矣

案書公如晉次乾侯二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

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附錄左氏 是年晉滅祁氏羊舌氏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氏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注不得見晉侯故以乾侯至

胡氏 遣使來唁淺事也而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也

昔狄人迫逐黎侯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

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大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竟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得禮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　張氏　許氏曰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公穀詣作倪　穀梁　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注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

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左氏　注叛公也　公羊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

釋重負注公既出奔不能改德脩行居鄆小邑復使潰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 胡氏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迷昬不反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歘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 附錄左氏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玉名）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 左氏

龍見于絳郊蔡墨曰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以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范氏

其從也**左氏**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氏**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注所以非責昭公內不能繫臣民以安其身外不能事齊晉以反其國**公羊**注閔公鄆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注中國猶國中也**胡氏**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可見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案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劉氏曰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不可以無公也常山劉氏曰存君父辠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

#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左氏

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崇頃公以昭十七年即位至是凡十四年定公繼伯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作禹 左氏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綮徐子書名劉氏曰徐子巳服楚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胡氏從之詳見城夷下

**附錄左氏**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氏** 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躒公穀作櫟 **左氏**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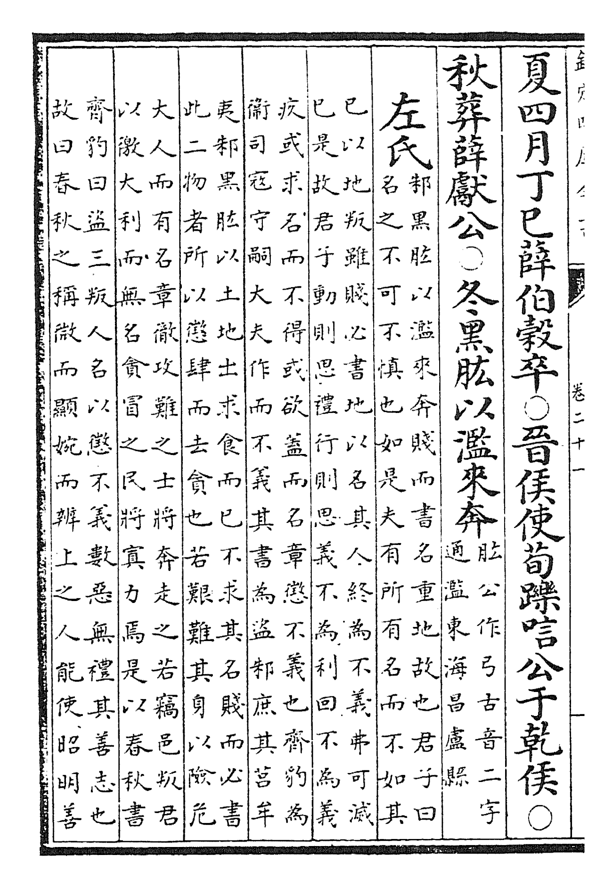
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胡氏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

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及其復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比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陳氏

季氏出其君而納郝快納黒肱卒大夫會葬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是故文公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襄昭之際大夫興君之禍晉人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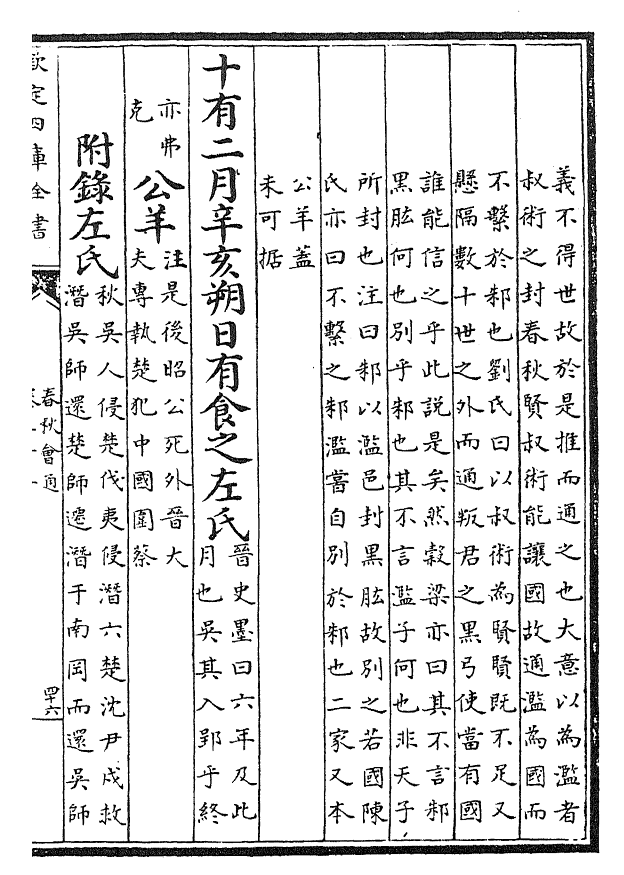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古音二字通濫東海昌盧縣

左氏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

人勸馬淫人懼馬是以君
子貴之注不言邾闕文
案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說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縶下注獨黑肱不係邾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今具載其說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顔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顔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顔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顔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顔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顔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





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大意以爲濫者叔術之封春秋賢叔術能讓國故通濫爲國而不繫於邾也劉氏曰以叔術爲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此說是矣然穀梁亦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别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注曰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别之若國陳氏亦曰不繫之邾濫嘗自别於邾也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据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晉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公羊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

附錄左氏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

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救弦及豫章吴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氏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取闞魯邑左氏注公别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張氏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吕氏曰取闞取鄆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利也案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著其微弱也闞魯微邑此説疑得之公羊以為邾邑者非

夏吴伐越左氏吴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案哀二十年越滅吳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氏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懲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

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公羊** 注善其脩廢職有尊尊之意

**穀梁**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氏**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張氏** 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案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呂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善之也可從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氏書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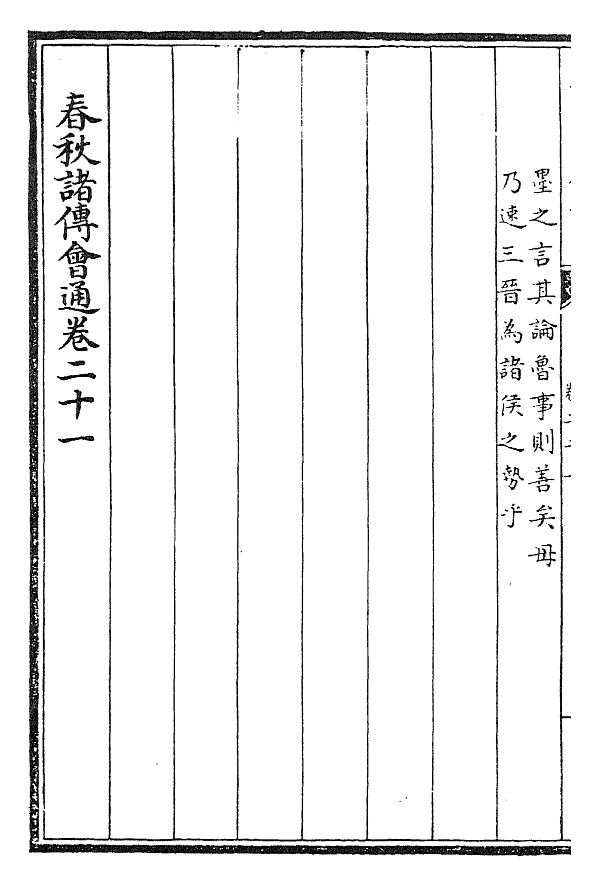
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

諸侯失國出奔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字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

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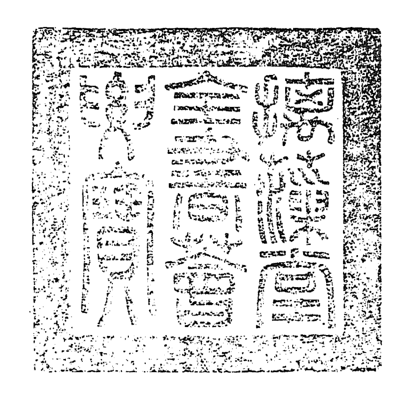
案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憒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止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



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

乃速三晉為諸侯之勢乎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漋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二

元 李廉 撰

## 定公

名宋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在位十五年 左氏注定公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昭公薨季氏立之

周敬王十一年 元年春王 左氏注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 公羊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不言正月定無

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胡氏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案隱元年事在三月莊元年亦事在三月定元年亦事在三月然隱莊皆書正月則定公之無正始可知矣蓋隱莊雖無正始而即位皆在正月定即位在六月故也○又案定哀多微辭公羊之言是也然何氏指定公無正新作雉門喪失國寶黄池之會獲麟五事以當之則非本旨

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左氏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

還卒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

而畢乃歸諸侯之戍公羊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注晉執人於尊者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言其執不書所歸胡氏案左氏宋仲幾不受功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因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案此條以事言之則以王事討有罪以義言之則大夫專執人於王側而不歸之王吏故春秋

亦不與以伯討穀梁胡氏是矣公羊以為大夫不得專執則是以于京師為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之事則實以為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楊士勛曰不書所歸唯舉其地者此晉自治之效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氏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

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

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注厲危也

胡氏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指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機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鑑耳

案公穀所謂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令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即位也然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尚何禮之足言哉胡氏之說得其大情但所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則此乃柩前之定位而非告廟臨羣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氏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案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也

# 九月大雩穀梁

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焉

祭大雩義詳見桓五年

# 立煬宫左氏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宫

# 公羊

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宫非禮也

胡氏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逺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逺有毁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宫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

胡氏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案此條穀梁得之䟽曰傳嫌獨殺菽不害餘物故以輕重别之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蘓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其說亦近之若何氏以為止殺菽而不及他物恐非又且以為五穀第三

以比李氏其說亦鑿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氏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此釋宮云觀謂之闕然則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傍矣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

案此條公穀惑於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時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早

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大槩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於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文法合如此何疑

**秋楚人伐吳左氏**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注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貶也

**張氏**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徵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

案經書楚伐吳七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天災之當減損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有所增益曰作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微辭也言亦可以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穀梁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胡氏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

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案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常故曰創始此以既災而復為之其制度無損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廄因舊而葺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為之故曰新作其說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有一門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羊注內有強臣之讎外不見荅於晉故危而月之張氏程氏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

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左氏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即郯左氏盟于郯脩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杜癸巳正月七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氏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注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胡氏 案傳書伐而經書侵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

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荀寅者求貨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陳氏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張氏書十八國之衆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罪其志畢而義不勝終於無能爲而晉自此微矣

案二召陵書法詳見僖四年三地會書法詳見桓十五年此條陳氏說亦佳然直以爲爲子朝則夫子當有美辭又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之無功不應書侵故胡氏止從左氏程子而上以能請命爲幸下以不能討楚爲譏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公羊作公孫歸姓　左氏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許地　左氏注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　公羊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

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襃與信辭蹤正以首戴葵丘皆不再言公也 **胡氏**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名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陳氏** 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 **張氏** 陸氏曰重言諸侯是亢書及 劉子不與盟也

案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下雖杜氏范氏皆以為諸侯總言劉子亦與然考之於經未見此例合從陸氏為是公及之說胡氏主程子蓋亦從公羊注意發之而微不同矣陳氏說亦

佳不書日之説何氏近之

## 附錄左氏

晉人假羽旄於鄭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乃使子魚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佗私於萇弘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晉文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案經書踐土召陵二會皆蔡在衛上與此說殊不合杜氏以子魚所言為盟會之次以經所書

為伯主以國大小為序未知是否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折之近地也○秋七月公至自會張氏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業致後事之說已見僖四年至伐楚下此條何休以為得意致會故以上文侵楚書名陵為詳義兵皐鼬不日為興信辭又毋言公為喜文似若近之然於書侵書及之義不通矣大抵侵楚既淺事不足予揚故以皐鼬為重而致之唉子所謂夫子擇其重者而志之者是也張氏說亦發明上文公及之義

劉卷卒左氏注即劉蚡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王爲告同盟故不具爵公羊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踈我主之者名陵主會也穀梁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陳氏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張氏陸氏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書者譏其來赴也

案胡氏無傳義同尹氏子虎而陳氏之說亦得春秋意外之旨不可不取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左氏楚爲沈故圍蔡公羊注囊瓦稱人者罪重異於

凡圍張氏許氏曰不書卿師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也

案圍國自襄七年書楚公子貞後凡圍蔡書棄疾圍鮮虞書士鞅圍衛書趙鞅獨此囊瓦將而書人故何氏許氏之說如此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張氏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

案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晉亦不能救蔡而伐鮮虞其事一也然彼則狄晉此則名士鞅孔圉何哉蘇氏曰晉雖有棄諸侯之辠而蔡未有國滅之禍故書法不同輕重之權衡也

葬劉文公公羊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故錄之爾 張氏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祭天子三公稱公會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皆然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左氏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欲奔十有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注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奔而書名惡之也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子胥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

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馬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馬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 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注貴謂子也實救蔡而不言救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也（蔡自吳進矣下序事與公羊同但河字作漢穀是）

**胡氏**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荊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

難吳國天下莫强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名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予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弘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書人春秋之情見矣

陳氏以夷狄憂中國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績皆進吳也

案用兵以例三詳見桓十四年此條戰書楚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一書法蓋子玉子常之罪固同而楚之輕於任人以至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公穀陸氏作入楚

左氏吳從楚師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子取其妹季芈畀

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王奔鄖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

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秋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與王戰而敗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公羊 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 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

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胡氏 戰則稱爵入則舉號何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陳氏 入國不言邑入楚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

案此條狄吳之說公穀胡氏皆同獨杜氏以為史略文者非也書郢之說左氏胡氏同陳氏得

之公穀作入楚者非也書日之說穀梁有傳注者曰易無楚者若曰楚無人也夫以赫赫楚國而次辰之間吳得以入其國都無人可知矣故書法與公子嬰齊伐莒入鄆同穀梁精矣至於存楚之說則非也吳本未滅楚何得書滅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羊作王正月○夏歸粟于蔡左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注蔡為楚所圍飢乏之故魯歸之粟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與戍陳同義穀梁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注專辭者若獨是魯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

胡氏二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吳既破楚入郢解

恭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

案此條為春秋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事小惠公穀之旨甚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左氏吳在楚也注於發聲也公羊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故云爾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穀梁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陳氏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

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
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
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
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
也是故越入吳
書吳入越不書

案於越入吳二胡氏說見哀十三年劉氏曰於
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考之經
文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
吳來告也故止書越劉說為合公羊注以為因
以見善惡者恐無此意陸氏例
於越者越中之別也未知是否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穀梁注意如逐昭公而曰卒者
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
秋因定之不惡
而書日以示譏胡氏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
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

犨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强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

附錄左氏是年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内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觀虎至是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張氏許氏曰晉三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擴加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左氏因楚敗也

案此鄭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左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

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

難君將以文之舒昂成之昭兆定之聲鑑茍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茍憂之將以為之質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皐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注胥靡等六邑皆周地

張氏晉奉

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案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君無兵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徵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當是時晉伯已失諸侯皆離惟魯未叛故侵鄭侵衛之師雖出晉令而陽虎之徒釁於勇嘗於禍以逞其欲春秋皆書侵以志其無名行師而輔伯之非其道也此與成六年二侵宋同

一書法不然奉伯令而討伐周之國何不書伐哉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左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注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

案春秋書內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胡氏於公子遂之事以為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而斯何忌之並使亦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左氏記其事曰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夫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二子俛焉為其所使猶為國有人乎劉氏謂春秋本其禍之

所構自二子之使者是矣故特書以見焉杜氏以為晉不備禮故經不備書此未為知聖人之旨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左氏**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其宰陳寅曰子立後而行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胡氏**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未致使而飲酒不敬二君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張氏** 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以見晉之亂政亟行伯統

所由絶也

案經書執行人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爲晉三卿内叛之始亦宋叛伯之始也

冬城中城左氏注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穀梁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注三家侈張故公懼而脩内城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也

案二説不同諸家無傳疑左注是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左氏注鄆貳於齊故圍之何忌不言何闕文公羊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

案何忌不言何杜氏是公羊說無据以其係三世之例故存之

附錄左氏是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陳氏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張氏許氏曰伯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諸侯之判也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案此為齊景公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黄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今大名府

左氏齊鄭盟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注瑣即沙結叛晉也

穀梁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者非所宜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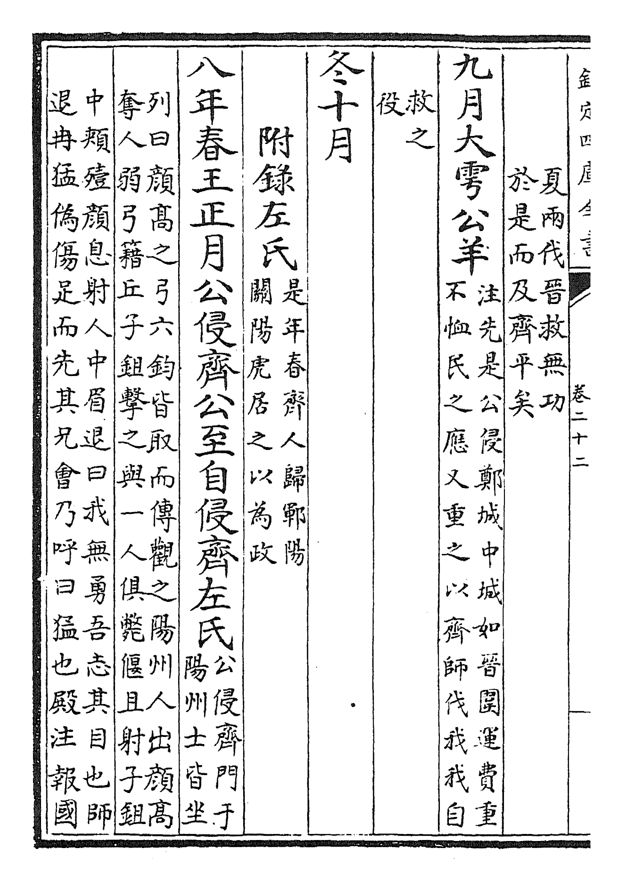
張氏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亂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案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夫當晉楚皆衰弱之餘吳越之禍尚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伯國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桓公之

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為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春秋屢書而不削二君之罪矣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左氏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以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張氏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案齊自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四十餘年兵不至魯至是再見則以晉伯之不復振也國





夏兩伐晉救無功

於是而及齊平矣

九月大雩公羊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

救之

役

冬十月

附錄左氏是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左氏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

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

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注報國

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 張氏 魯陽虎用事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致以危之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遂毀之主人出冉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公羊 注出入月者內有強臣之讎外犯強齊再出尤危於侵鄭也 穀梁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張氏 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案穀梁公如例已見莊二十三年而於此條尤詳然不可盡通也

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瓦衛地　左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注不書救者齊師已去未入竟而公逆會之　公羊注此趙鞅之師也不言大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疏此正與宣元年會趙盾棐林文勢同　胡氏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陳氏不曰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鞌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勿諱可也

桒晉師之説胡氏於斐林全主公而此條胡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説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旨故不以公會大夫特因此又以見師之為重耳○又桒許氏曰春秋内伐二十宣已後九内侵七宣已後六伐我二十一宣已後十七侵我五宣已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左氏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

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注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伊闕即六年鄭伐周闕外兩事故曰遂

陳氏此其言遂何始伐與國也

晉張氏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之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案陳氏兵事書遂例詳見僖四年及宣元年○又案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於諸侯皆書侵今

年士鞅侵鄭衛哀七年魏曼多侵衛十年趙鞅侵齊十三年曼多侵衛豈果潛師掠竟鄭盖義不足以服人故春秋例之以無名之師也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氏師侵衛晉故也注魯為晉討衛

案此條與前侵鄭書侵同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衛地左氏注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左氏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

祈馬辛卯禘于僖公注從順也先公閔僖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禘禮**公羊**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順祀者復文公之逆祀也**穀梁**貴復正也**胡氏**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大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冝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祭從祀之說三傳及陸氏謝氏劉氏陳氏張氏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葢陽虎之意正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於國人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為政之時夏父弗忌所為而非季氏之惡也且春秋每書宫廟必舉其謚此則不書閔僖而直云先公故以為昭公無疑也○又案公羊注曰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䟽不言從祭及大事者見其相嗣不已長久常然○又案何氏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一祫一禘遞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即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文二年為祫年文五年為禘祫同年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故此年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其說與先儒不合姑記于此

**盜竊寶玉大弓**左氏 壬辰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

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馬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注盜謂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公期孟氏支子

公羊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

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於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旣駕公斂處父帥師至僅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曰奉璋峩峩質拊也弓大者力千斤千斤之

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純緣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經不言龜者以先知從寳省文謂之寳者世世寳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

**穀梁** 寳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陳氏** 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寳玉大弓魯無人之詞也

榮蘇氏曰春秋於陪臣以地叛皆不書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侯犯以郈叛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寳玉大弓者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謝氏曰寳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弓玉歷世守而傳之以為國之寳鎮國之寳鎮盜得而竊焉則人君不能守其國子孫不能保其鎮可知矣二説皆好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左氏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鮑文子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齊侯執陽虎因諸西鄙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注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公羊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

穀梁 惡得之得之隄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胡氏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

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案謝氏曰謂之歸者以明既失而復得也先王所賜非盛德不能受而傳之竊之書得之書尊之之也此說得之陸例曰用力禽之曰獲獲人獲獸是也非用力禽之曰得得寶玉是也故疑穀梁得其實若左氏以為陽虎歸之恐無此理杜氏又以為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夫虎豈憚竊寶之為惡名哉蓋虎既奔而追者獲之耳○又案是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

宰一年四方則之矣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晉地

左氏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媢杏於衛注時晉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禚媢杏三邑以答謝衛意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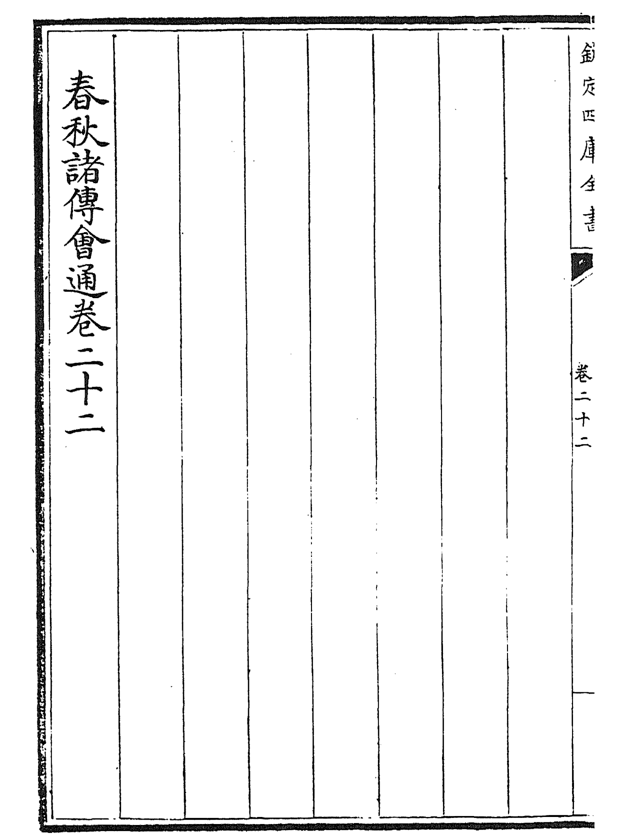
陳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諸侯無

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張氏 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案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盖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之義也謝氏以為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名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又得聖人之微意大抵齊衛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力尚強二國不過侵尋犯其境內不敢誦言伐之也杜氏從告之說或然而聖人亦因其告而書之以示貶齊存晉之意矣公羊何氏以為齊欲代魯善魯能早備故不成伐而書次此盖因齊宋次郎之文而推之非事實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春秋諸傳會通卷二十二